

# 乾 坤 一 棍

(中 册)

南星子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## 十三

她紧贴在他的前胸，只要掌力一登，或是纤指一吐，阎王令习风，还不是立毙当场。

她似乎不急于取他的性命，有如灵猫戏鼠一般地尽情玩弄，并接着道：

“我要首先使你受到死亡的恐怖，以致于精神分裂，然后挖去双目，割舌敲齿，再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陡然左掌向后一挥，砰的一声，飘起两声扣人心弦的惨叫。

原来玉鼎帮两名堂主，偷袭不成，反而送了两条性命。

她虽是举手投足之间，就毁去两人的性命，而神色却冷漠得令人不寒而栗。

阎王令习风，心知势不可免，为免多受凌辱，竟自牙根一咬，挺身向她的指尖送去。

黑衣女郎哈哈一阵娇笑道：

“你想死？那可不成，凡是犯在本帮主手下的，必须落得生死两难，你自然也不能够例外，不过，你放心，你终究是死定了，又何必急在一时？”

白少秋默然旁观，想不到这个黑衣蒙面女郎，不仅武功

高得出奇，其心肠之狠毒，也平生仅见。

阎王令习风虽然死有余辜，但黑衣女郎手段之毒辣，却令他无法容忍。

施南倩已看出他的心意，伸手挽着他的健臂道：

“这批人无一不是冲着咱们而来，他们彼此仇恨愈深，对咱们愈为有利，秋哥不必学那妇人之心，咱们还是暂作壁上观吧。”

说罢，喊过侍书拂琴两婢，附耳交待一阵，两婢即点头疾驰而去。

此时场中已呈一面倒的形势，除竹冠道长的一把长剑，与持刀的蒙面人斗得难分难解，得保不败外，塞外双煞，已然守多于攻，渐趋败象。

蓦地一声叱喝：

“给我住手。”

院外接连跃入十余名鹑衣百结，光头赤足的丐帮高手，为首是一面目精干，威仪慑人的中年壮汉，适才喝叫住手，即系由他所发。

黑衣女郎一见中年壮汉，似乎神色一愣，阎王令习风却在她心神微分之际，突的就地一滚，脱出黑衣女郎的掌力之外。

中年壮汉虽然年岁不高，但举止沉稳，态度庄严，俨然有一代宗师的气概。

他行至黑衣女郎身前，双目奇光暴射，沉声叱喝道：

“竹婉清，本帮主要替师门讨还血债，你还有后事交待没有？”

黑衣女郎竹婉清伸手一掠鬓际长发，作出一个曼妙无比

的姿态，口中却喋喋一阵娇笑道：

“哟！上官师弟，你干吗要这样凶，有话好说，姊姊决不会叫你失望。”

中年壮汉陡的仰天一阵狂笑道：

“杀师叛帮，秽闻四播，丐帮弟子，无不要得你而甘心，你还敢配称本帮主的师妹？”

竹婉清似是被中年壮汉所激怒，面幕飘拂，黑衣无风自动，双掌缓缓提起，运功蓄劲待发。

在场群豪见竹婉清功力如此深厚，全都悚然动容。

中年壮汉虽然面色力持平静，亦暗自提聚功力，准备迎接竹婉清石破天惊的一击。

双方剑拔弩张，血战一触即发。

竹婉清倏的幽幽一声长叹，慢慢垂下双臂道：

“上官青云，竹婉清纵横江湖，所向披靡，四海虽大，还无人敢向我恶言相对，惟独对你旧情难忘，才会一再容忍，希望你不要迫人太甚！”

上官青云怒喝一声道：

“住口，一个杀师叛帮，人尽可夫的淫娃荡妇，居然还敢大言不惭，我只知道为本帮清理门户，你大可不必浪费唇舌。”

竹婉清哼了一声道：

“好，你既然恩断义绝，竹婉清定会叫你如愿，走，咱们到外面见个真章。”

话音甫落，娇躯已拔起三丈余高，柳腰一折，宛如一只巨大的黑鸟，晃眼没入暗影之中。

场中群雄，似乎都不愿放弃这一武林罕见的决斗，纷纷

跃起身形，跟踪跃出驿站，片刻之间，已走得只影不存。

施南倩目送群雄消失的身影，拉着白少秋的衣袖道：

“秋哥哥，让他们以毒攻毒，咱们走吧。”

白少秋摇摇头道：

“那几个黑衣蒙面人，可能与当年冷云山庄的血案有关，咱们不能放弃任何可资追查的线索。”

施南倩道：

“这批人大都是为乾坤棍而来，如果此时不走，必将大费周章。”

白少秋道：

“咱们纵然立刻就走，也未必能脱出他们的监视之外。”

施南倩道：

“好吧，如若咱们遭到危险，你千万记着要向东南方退走。”

白少秋不解地道：

“为什么向东南方退走？”

施南倩挽着他慢步走向驿站道：

“不要问，到时自知。”

白少秋对施南倩的胆识机智，已有相当了解，也就不敢再多问，双双奔向驿站外的广场之上。

此时竹婉清已与上官青云展开恶斗，两人都是冠绝一时的武林高手，每一举手投足之间，不仅是奇招百出，劲力之强，亦堪称武林绝响。

白少秋被这两人的玄奥武功所吸引，劲急的掌风，吹得他白衫猎猎，他仍目注神会地专心凝视。

不过他已看出，这两人虽是艺出同门，显然上官青云的功力要稍逊一筹，百招之内，必败于竹婉清之手。

此时他对这个威仪慑人的丐帮帮主，倒生出一丝好感，也许是他对蒙面人厌恶的原因，不自觉之中，已存了必要时出手相助之心。

竹婉清的一身功力，确已至惊人地步，五十招后，已完全取得主动，掌指吞吐之间，全都指向上官青云必死的要害大穴，招式辛辣之极。

蓦地，上官青云因一招之失，竹婉清已把握着稍纵即逝的时机，一连拍出三掌，招招雷霆万钧，上官青云几乎已没有还手的余地。

竹婉清见胜利在握，不由引颈一声长啸，陡然骈指如戟，以十成功力，向上官青云胸前玄机穴点去。

如果让她这一指落实，上官青云纵然是钢打铁铸，亦难逃当场毙命的惨祸。

倏的白虹耀眼，劲力如潮，一股钢猛绝伦的暗劲，猛向竹婉清迎胸袭到。

她如不撤招后退，上官青云难免指下丧生，她亦将难逃溅血横尸之危。

不克功敌，先求自保，竹婉清银牙一挫，疾然暴退八尺以外。

看她看清出掌袭击的是白少秋时，双目之中，吐出两股灼人的毒恨。

白少秋态度安详地轻哼一声道：

“贵帮同室操戈，白某本无暇管你们的这笔烂账，不过白某有一点问题，要想先请这位蒙面姑娘给予答复。”

竹婉清道：

“你要问什么？待我们了结以后再谈不成吗？”

白少秋道：

“这可不成，要是上官帮主不给你说话的机会，在下岂不是浪费时间。”

竹婉清冷冷道：

“你是说我会丧生在他的手下？”

“如果你自认有把握随时都可胜他，咱们先谈谈又有何妨？”

“好吧！要谈什么？你先说说看。”

“姑娘是恶丐帮的帮主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恶丐帮有一种毒恶无比的暗器，名叫五毒追魂弩，是吗？”

竹婉清似已不耐道：

“不错，本帮此一独门暗器，从不借与他人，小兄弟如有必须，咱们倒可以从长计议。”

“贵帮五毒追魂弩从不借与他人，那么当年伏袭神州三绝，贵帮必定参与其事的了。”

竹婉清神色微微一愣，迅即花枝颤抖地一阵娇笑道：

“你是神州三绝中天涯一剑白大侠的哲嗣？你是要追查当年的杀父凶手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是要与天下武林为敌？”

白少秋剑眉一扬，满面杀机地哼声道：

“白某纵然血洗武林，也是在所不惜。”

竹婉清又是一阵珠走玉盘似地媚笑道：

“天下武林，奇才异能之士，比比皆是，小兄弟此言，不嫌太过狂妄一点了吗？”

“你是承认曾经参与当年冷云山庄的惨案了？”

“我儿曾作此承诺，请你不要误会。”

白少秋哼了一声，不愿再与她多作强辩，足尖一点，单臂倏伸，五指带起几股锐啸的劲风，猛向竹婉清的脉门扣到。

他这出手一招，威猛绝伦，竹婉清惊噫一声，双足一蹶，暴退丈外，应变虽然迅捷，仍被撕下一截衣袖。

以竹婉清这等身手，竟然一招断袖，在场群豪，无不为之手心淌汗，悚然动容。

竹婉清虽然心头暗惊，但并未以此为辱。

她缓缓伸出那只晶莹若玉，嫩葱似的纤纤五指，嘶的一声轻响，竟然摘下她那覆盖在玉面之上的神秘黑纱。

竹婉清以美艳淫毒称道江湖，但芸芸众生，纵然曾作入幕之宾，亦无法得识她的庐山真面目，那一张神秘之幕，也就成为江湖人中渴欲揭开的神中之秘。

不过她的武功机变，阴狠毒辣，均有过人之处，为要揭开她那张神秘之幕，也不知断送了若干武林高手。

现在她竟自动地摘下面幕，全场正邪各派高手，无不被她这一出人意表的行动，而感到惊心动魄。

为什么？她为什么自动撤去许多人舍去生命均不能一睹的蒙面黑纱？

在场群雄，无人能够答复，唯一可予牵连的理由，也许是她要与丽质天生的施南倩，在容貌上一争长短。



但随面幕的飞逝，所放射出来的是一片令人荡魂摄魄的容光；长久不见天日，微嫌素白的粉脸，嵌着一双媚态撩人的俏目，挺直的鼻梁，配上一只薄薄的樱桃小口，两道弯弯的长眉，斜斜飞入鬓际，美，美得丹青妙手难传其神。

与其说是美，倒不如说是媚。

你看她眉梢斜挑，眼角传情，粉颊含笑，带起两个醉人的梨涡，纤腰一扭，丰臀轻摇，全身都散发出来一股令人骨软神酥的魔力。

要是将施南情与她相比，一个是风华高洁，艳冠群芳，使人一见之下，就生出一股高不可仰，自惭形秽的敬爱之心。

一个是俏绝人寰，媚态入骨，一颦一笑，均足以使人丧魂夺志，不惜浪掷生命，以图一亲芳泽。

这两个有如春花秋月，各擅胜场的绝代红颜，同时出现在这路旷人稀的荒野驿站之中，不由得令这般武林豪客，目眩神摇，如醉如痴起来。

她此时俏目一转，面向白少秋娇媚地一笑道：

“当年冷云山庄的惨变，参与其事的百余名顶尖高手，无一人能够生还，竹婉清并无死后重生之能，有无参与暗袭神州三绝之事，自是不问可知。”

白少秋呆了一呆，仍冷哼一声道：

“你纵然未曾亲身参与，也脱不了同谋的嫌疑，如果你能说出偷袭神州三绝的主使之入，白某自是感激不尽。”

竹婉清面色一寒道：

“小兄弟既是这等咄咄迫人，竹婉清倒不得不见识一下神州三绝的独门绝艺。”

话音甫落，双掌陡扬，左右一分，上袭天庭，下击居髁，一招双式，快得无以弗知。

白少秋哼了一声，身形挂地，立桩如山，双掌上封下拒，眨眼之间，已一连攻出三掌。

他自沟通天地之桥，突破生死玄关，一身内力已高得不可思议，此时随意挥掌，只觉内力泉涌，劲气如潮，每一举手投足之间，均令人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威势。

竹婉清虽然招式诡异，但每出一招，均遭遇到一股奇大的压力，无法称心如愿地发挥招式的威力。

转眼已过百招，竹婉清以灵活的身法，蹈虚避实，仍能保持不败之局，不过她那洁白的粉颊上，却已隐见汗珠。

倏的一片红云，自潼关方向滚滚而来，片刻之间，已淹没广场，白少秋及所有在场群豪，均卷入红云弥漫的血海之中。

这一意外的突变，在场群雄，均为之相顾失色。

白少秋为恐施南倩有失，急一掌迫退竹婉清，晃身跃立她的身侧，仍然提气凝功，静观其变。

此时朦胧红雾中，走出三名红衣怪客，为首是一身材修伟，白首银髯的老者，他左侧立着一个马面无须，吊睛独臂的枯瘦老人，右侧却是一个形似婴儿头大如斗的红衣侏儒。

在场虽然不乏名噪江湖的一方雄主，但一见这三名武林煞星，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寒气。

这三名红衣怪人，正是天火门下的徂徕三异，及所率天罡地煞阵百名红衣高手，立将驿站广场圈入红云似火的阵势之中。

徂徕三异的老大秦玉阶，鹰目四周一瞬，发出一声刺耳

的长啸道：

“驿站较技，荒岭论武，各位雅兴倒是不浅。”

恶书生冷瑶坤强作笑容，抱拳一拱道：

“秦兄久违了，兄弟路经驿站，看了一阵子热闹，如果秦老大不介意的话，兄弟这就要失陪了。”

秦玉阶鹰目一翻，嘿嘿一声怪笑道：

“冷帮主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，难道连天火门的规矩都忘了吗？”

冷瑶坤身躯一震，道：

“兄弟与贵令曾有数面之识，秦老大……你不应使兄弟太过难堪。”

秦玉阶哈哈一阵大笑道：

“名满江湖的紫燕帮主，原来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，这倒叫秦某大大的失望了。”

语音略顿，接道：

“凡是进入天罡地煞阵中者，非降即死，冷兄纵然认识本门令主，秦某也是爱莫能助。”

竹婉清见秦玉阶气势逼人，忍不住越众尚前道：

“徂徕三异，算不得什么出头露脸的人物，天罡地煞阵，也不见得就能搁下在场之人，我看秦老大还是趁早撤去阵势，免得伤了咱们和气。”

秦玉阶冷冷道：

“徂徕三异，自然无法与相知满天下的竹帮主相提并论，不过天火门规戒极严，在下纵然有心相助，只怕也是无能为力。”

竹婉清娇叱一声道：

“秦玉阶，你真敢与天罡地煞阵来对付本帮主？”

秦玉阶目光灼灼，注视着竹婉清迷人的娇躯，面上肌肉扭动，神态显得极为复杂。

他似乎已为竹婉清的媚态美色所迷，但又不敢违犯门规，因而弄得举棋不定，满脸为难之色。

在场群豪，无一不是久涉风险，见多识广的人物，他们一见秦玉阶的神情，那能放弃这千载一时的良机。

在竹婉清一声娇叱之下，塞外双煞首先发难，竹冠道长、恶丐帮、紫燕帮、玉鼎帮及丐帮门下，纷纷向四周突围。

一时之间，战云四起，各帮群雄狼奔鼠窜，显得一片混乱。

但天罡地煞阵，确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，群雄身侧刚动，只见红云滚滚，天火四飞，眨眼之间，各帮门下，已有不少溅血横尸，丧生在金锤毒弩之下。

惨呼与凄厉声混成一片，腥风血雨，为这单调的驿站，构成一副凄厉的画面。

所谓明知山有虎，故作采樵人，求生的本能，促使他们前仆后继，奋不顾身，只有两个人例外，那就是白少秋与施南倩。

天火弥漫，红云滚滚，各帮门下几乎伤亡过半，天罡地煞阵仍巍然屹立。

施南倩倏的双目微阖，幽幽一声长叹道：

“这些人既然都不知道阵法，为什么定要前去送死？”

白少秋心中一动道：

“令兄说你胸罗玄机，你难道知道天罡地煞阵的破法

吗？”

施南倩秀目一张，注视着弥天红云道：

“这是一个四象河图阵法，外分四象，内生九畴，火来坎户，水济离扁，可惜门户不显，运转欠灵，要破他只不过反掌之劳。”

白少秋心中一喜，正要问她如何破法，各帮门下，均已退出阵心，一个个面色灰败，满脸懊伤之色。

秦玉阶目光一掠群豪，嘿嘿冷笑一声道：

“天火一现，血流千里，各位如果有自知之明，还是认命了吧！”

场中群雄虽然群情激愤，但无一人敢挺身而出，让一片凄风苦雨，笼罩着红云漫漫的广场。

竹婉清究竟不愧是一代女魔，在这种危机四布的境地中，她仍能留心到卓立一侧，对当前一切视若无睹的少年夫妇。

无人与秦玉阶答话，她却转头向白少秋道：

“肢体横飞，血腥遍野，小兄弟！你竟能无动于衷吗？”

白少秋尚未答话，施南倩已接口道：

“这位姊姊！他们会听你的话吗？”

竹婉清一愣道：

“你说谁听我的话？”

施南倩纤手指着场中群豪道：

“如果他们能听你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走出阵去。”

竹婉清倏的一阵媚笑道：

“小妹妹！你这话当真？”

她两人清脆的对话，已燃起垂死者一线生机，恶书生冷

瑶坤急趋至施南倩身前道：

“姑娘如果率领咱们出阵，紫燕帮愿听候指使。”

丐帮帮主上官青云，亦豪迈地大笑道：

“姑娘如有所命，丐帮愿为前驱。”

施南倩见群豪均愿听从，遂叫竹婉清对各帮个别转达破阵之法，然后笑着对白少秋、竹冠道长及塞外双煞道：

“请你们分三组先缠着徂徕三异，其余各帮，按所示方法，立即破阵突围。”

白少秋见她将自己分派激斗徂徕三异，不由感到踌躇起来。

施南倩微微一笑道：

“秋哥哥，咱们走呀！”

说罢，当先举步，迳向秦玉阶身前走去。

白少秋大吃一惊，双脚一蹬，快若激箭，身形如天马行空，白光如电，已越过施南倩，跃立秦玉阶身前。

！秦玉阶心中一凛，目光一触白少秋的玉面，几乎为他一臉的英气所慑，急退后一步，冷然叱喝一声道：

“小子你想找死？”

白少秋立掌如刃，平胸一推，一招“风撼危楼”，疾劈而出，口中同时清叱一声道：

“在下还没有活够。”

秦玉阶适才曾经亲见白少秋的武功，心知此人年岁虽轻，一身功力，已达骇人所闻的地步。

急身形一侧，让过他足以熔金烁石的一击，单臂斜划，迳向他乳下期门穴点到。

白少秋不愿浪费时间，一出手就是神州三绝的狂风三

式，他此时任督二脉已通，每出一招，不啻风雷并发。

秦玉阶心神大震，估不到连日之间，竟碰到两个武功惊人的少年高手，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，自己也许应该退休了。

但徂徕三异，无一不是心狠手辣的人物，他在纵身闪避之际，发现施南倩正俏立丈外，闪动着两只明似秋月的大眼珠，默默含情地注视着白少秋。

他心中一动，猛然折腰侧纵，一跃逾丈，五指箕张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猛向施南倩的肩头抓去。

这一下大出白少秋的意外，待他大吼一声，涌跃追扑，秦玉阶的五只钢指，已堪堪触及施南倩的酥胸。

他暗叹一声“完了”，如果施南倩落入敌手，自己的一切恩恩怨怨，岂不是一概付之东流。

但天下事，往往横生枝节，出乎想像之外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秦玉阶竟然一抓落空。

这不仅白少秋瞠目结舌，百思不解，秦玉阶更是惊噫出声，心胆俱寒。

他心知如果不能立即抓着施南倩，今日恐将落得不了之局，因之双臂挥舞之间，疾如狂风骤雨，立将施南倩圈入千里掌影之中。

他这一如意算盘，依然枉费心机，施南倩衣袂飘飘，如同游鱼般地穿行掌影之中，他空俱一身功力，竟无法沾到她一丝衣角。

白少秋也为施南倩神奇的步法所吸引，竟然目注神专，默然呆立，忘记了上前给她解围。

倏闻一声娇叱道：

“秋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还不快将他赶走。”

白少秋悚然一懔，暗道一声“该死”，她虽然步法玄奥，却是一个不会武功的纤纤弱女，自己怎么看热闹起来了。

他一急之下，陡然右臂一伸，五指倏变洁白，劲力一吐，一线乌光，捷逾奔雷，夺的一声，已嵌入秦玉阶胸前死穴之中。

龙门心法，使他武功一日千里，破指神功，已达运用由心，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秦玉阶那还不一指毙命。

施南倩苍白的粉颊上，暴出米粒大的汗珠，娇喘吁吁的斜依白少秋胸前道：

“秋哥哥，这人死了吗？”

白少秋歉然道：

“我只顾欣赏倩妹的步法，几乎叫你遇险，这种心地险恶的坏人，那还容他遗祸人世。”

施南倩沉默半晌，陡然娇躯一挺，牵着白少秋的手道：

“秋哥哥，咱们走吧。”

红云滚滚，天火翻腾，这个奇穷天下，威力无匹的天罡地煞，竟搁不下正邪两道的高手。

他们虽然略有伤亡，仍能踏虚履隙，脱出阵外。

施南倩伸手一理鬓际乱发，向白少秋娇媚地一笑道：

“天火门虽然损兵折将，但是实力未衰，咱们得赶快向东南方退走。”

白少秋纵目一瞥，果见烟云急卷，天罡地煞阵正沿驿道疾涌而来。

他见施南倩粉颊惨白，神色甚为疲乏，只好依言扶着她



向东南疾走。

五里外一片疏林，丘陵起伏，衰草遍地，景物荒凉之极。

疏林间转出侍书拂琴两婢，引导他俩进入一片细草铺设的草地之上。

他们略进饮食，只见丐帮帮主上官青云，已率领着十余名帮中高手，急驰而来，后面红云大起，天火门下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跟踪而来。

施南倩向白少秋道：

“丐帮上官帮主粗犷豪迈，不失为一条血性汉子，秋哥闯荡江湖，任重道远，不妨折节相交，收为臂助。”

说罢，不待白少秋同意，即命拂琴将丐帮帮众引入疏林。

白少秋不解地问道：

“咱们人单势孤，此时为何不暂避敌锋？”

施南倩笑道：

“这片疏林，不啻十万甲兵，天火门纵有千军万马，也无法越过雷池半步，秋哥哥安心好啦。”

白少秋瞪着一双迷惘的目光，盯着这个充满神秘的娇妻，他暗忖以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纤纤弱女，竟能够从容游走于秦玉阶的毒掌之下，而安然无损，甚至连武林闻名变色的天罡地煞阵，她也能够进出自如，这实在有点令他惊愕不已。

不过，一片疏林，能当十万甲兵，除非诸葛复生……

“秋哥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白少秋闻言回顾，只见恭立身后的丐帮帮主上官青云正